

追寻史图博

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笑非
图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跨越85年时空的对话

“是的,我记得,那个高大的外国人,骑着白马来,在村里住了两三天,还给我饼干和糖果。”在乐乐黎族自治县万冲镇南流村委会凡力村,89岁的王德华老人一句简单的话语,仿佛打开了时间的大门。

85年前,德国学者汉斯·史图博翻山越岭而来,进入这个群山之中的黎族村庄,开展民族学调查,由此开创了黎学研究的先河。

85年后,来自故宫博物院、民族文化宫、南京博物院、海南省博物馆以及省内的民族学研究领域专家,踏着史图博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路线,用史图博田野调查的方式,展开对海南岛黎族的对比研究。

1931年和1932年的两个夏天,史图博从儋州出发,深入白沙、昌江、乐东、琼中、五指山等地,让西方世界第一次完整地认识了黎族的存在。

2017年的这个夏天,6月下旬20余名专家也从儋州出发,一路追寻,用跨越时空的对话方式,让我们自己再一次深刻了解了海南的少数民族文化、民族融合进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斯人已逝,脚步不停,沿着史图博留下的足迹,我们用他的方式来认识自己。



被史图博称作“大岩洞”的皇帝洞洞口。



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鸡心村,依然保留着多座黎族谷仓。

南丰市集和被淹没的冲威

史图博当年第一站选择从儋州出发,一来离黎族聚居区已经十分接近,二来美籍丹麦传教士治基善早在1885年便选择那大建立起了早期的那大教会。据史图博自称,海南之行得到了美国长老会教派传道会的亲切关怀。

距离那大镇14公里的南丰镇,曾是客家人、黎族、苗族、临高人、儋州人聚集的地方,亦是海南西北部进入民族地区的重要通道。其街市为宽约6米的一条大道,全街居民以商业为主,这里既是附近客家村落的市集,也是与黎区买卖(商品交换)的大市场之一。

如今坐落在碧波荡漾的松涛水库旁,南丰镇已不见当年的繁华,古镇街头斑驳的墙壁里,似乎还映射着往日市集的喧嚣,诉说着故事的断壁,史图博也许曾经靠在上面,望向尚未被松涛万顷碧波淹没的群山,听着黎汉商贾嘴里嘈杂的语言,走向那片外人不甚了解的土地。

1931年和1932年两次进入海南岛中部调查,史图博的行程都始于南丰,而当他最后一次离开海南,也结束于南丰。

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第一站,史图博来到了南丰镇的冲威村,而当地的黎族,史图博将他们视为布配黎,认为是黎族杞方言中最古老的一支。“冲威村的原址,早就被松涛水库所淹没,村民搬迁到了今天的那存村、尖岭村和永幸村等地,属黎族赛方言。”海南省博物馆征集部主任王辉山说,时隔85年,松涛、大广坝两座水库的建成,虽然让史图博曾到过的村子淹没了水下,却推动了海南岛中部的发展。

“这正是此行的意义之一,我们今天在南丰看到的,已与史图博看到的截然不同,历史的发展让黎族同胞的生活越来越好,当现代的生活方式融入,更凸显史图博民族研究的价值。”王辉山说。

穿过松涛水库,史图博之路的下一站,在白沙。

这也是跨越千年的对话

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营盘村委会海旺

村,在史图博的记载里叫海猛村,属于黎族润方言,现有居民83户、400余人。由于村子距白沙县城较近,因此受汉族影响颇大,现在已多着汉式服装。

“在史图博的记载里,不仅仅能看到民族学研究的内容,还能从考古学的角度,一窥85年前黎族同胞保留着的原始风貌。”考古出身的王奇志坦言,每到一村庄,他首先注意的便是房屋样式,床在哪里,灶在哪里,不少现在仍在使用的传统房屋,依然保留着远古的元素。

在王奇志的脑海里,一座座考古遗址和人类遗迹在慢慢浮现,村民们日常居住的房屋,在他眼里犹如活化石一般珍贵。“这已不仅仅是跨越85年的对话,更是跨越2000年的对话,这是田野考察才能带来的收获。”王奇志感叹,不仅仅是村庄,就连天然的岩洞,依稀可辨出人类生活的痕迹,史图博当年一行,记录下的不仅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语言等等,对于海南岛上原住民的演变以及历史的遗存,都进行过记载。

打空、街站和松岩

距离海旺村不远的牙叉镇方香村委会什空苗村,居民原居住在南开乡的群山中的打空村,后搬迁到此与什空村合并。现在100多户人家大部分都姓李,而民房改造后村容村貌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仅服饰上保留的刺绣头巾,能想象当年苗族盛装的样子。

翻过多雾的九架岭,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鸡心村,属黎族美孚方言,现居140多户、600多人。据史图博记载,路过这个名叫“街站”的村落时,红发蓝眼的他曾被村民认为具有求雨、治病的能力,从而向他寻求帮助。“通过这次的重走活动,我们发现鸡心村里依然保留着多座黎族谷仓,以及独木棺的葬俗。”海南省民族学会副会长王建成说,经过85年的演变,依旧保留着这样的风貌,实属难得。

在建成看来,史图博当年的走访,是基于对黎族研究的兴趣,进入黎族聚居区就是必然的选择了。“胡适的父亲胡传,也曾到黎族地区走过。”王建成说,史图博等人的走访,为外界了解海南打开了一扇窗,让黎族的语言、服饰得以传播到国内,乃至是国外。

从石碌镇往霸王岭走,七叉镇的重合村同样使用黎族美孚方言,如今已是现居261户、1066人的大村庄。据史图博记载,这个村当时名为松岩,七叉西南约12公里(直线路程,英国海军地图标注的2211英尺高山——燕窝岭),可以采食燕窝,并在《海南岛民族志》一书中,配有一幅七叉妇女插秧图,背景即为今燕窝岭。

遗憾的是,后来有水泥厂在此建厂,致使山体外貌有所变化。“早在重走活动开启前,我们就提前踩了点,发现史图博记载过村子,好多都已不复存在,史图博当年看到的景和人,我们都已无缘得见。”海南省博物馆征集部工作人员朱伟感叹,遗失的文明碎片已无法拼回,只待海南蓬勃发展,让黎族文化发扬光大。

十里画廊和皇帝洞

跨越雅加大岭,进入被称作“海南小西藏”的王下乡,在汽车便利的当下,仍需近两小时车程翻山越岭才能到达,难以想象史图博当年是凭借怎样的毅力翻越大山,来到了王下深处的牙迫老村。

如今的牙迫村已于2003年整村搬迁至石碌镇的水富村,使用黎族杞方言,现有140户、600多人。而牙迫老村旧址位于大岐河谷,即当下南尧河的十里画廊之处。

河谷之上,史图博详细记载了该地区石灰岩特征,曾深入“大岩洞”,发现洞口有人工卵石砌成的石壁作为加固之用。

“史图博看到的石灰岩景色,如今安在,当年他翻山越岭而来,看到十里画廊的风光,不知内心是怎样的激动。”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献军说,这么多年过去,十里画廊和南尧河的风光还能令我们沉醉,人文历史的变迁在山河的见证之下,只不过短短的85年。

而被史图博称作“大岩洞”的皇帝洞洞口,依然有那段人工卵石砌成的石壁,85年风吹雨打,尚自巍然不动。洞里不少奇石奇景已慢慢为当地人所发掘,史图博所记载的人类生活痕迹也随处可见。“从当地的传说以及流传的故事来看,皇帝洞里曾生活的人,应该也因历史因素造成。”王献军说。

现在的皇帝洞、十里画廊、南尧河逐渐成

为当地有名的旅游资源,河岸边那棵硕大的无花果树,不知是否在85年前为史图博果腹呢?

凡力的记忆和番道的告别

绕出王下的群山,穿过大广坝水库,史图博当年选择了山间小路进入乐东黎族自治县,在万冲镇南流村委会,包括凡力、凡好、孔力、布隆、孔布、什三在内的6个自然村,原都属于南劳峒,为黎族哈方言地区。其中凡力村距万冲镇约5公里,有120户、约500人,主要以种植水稻为生,约有700亩稻田。

就是这样一个小山村,史图博不仅停留了两天,还与当地的峒长交上了朋友。“我记得他带着个向导,在我家住了两天,他喜欢到田野里去,还拍了照。”王德华老人回忆起当年,记忆依旧清晰。高大的史图博与王德华的父亲王哪令以及爷爷——南劳峒峒长王石劳交流甚欢,并用火药及银元交换了不少当地人的民族服装及生活器具。

当时年仅4岁的王德华不清楚,眼前这个高大和蔼、红发蓝眼的洋人究竟是谁,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民族,随着这个洋人的笔触,传到了欧洲。

重走史图博之路的最后一站,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运乡什统村委会的番道村,使用黎族杞方言,分为番道、便文、南平和青祖湾等7个自然村,在史图博的记载里,这里被称作“南峯”。

如今的番道村,在琼中的着力打造下,已是颇有名气的旅游村庄,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黎锦技艺在这里得到着传承。

一曲黎家的山歌、一场欢快的竹竿舞表演,让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织绣组的阮卫萍看得入神,而黎族姑娘纯熟的黎锦古老技艺,更让她沉醉。“一个德国人,需要多么热爱,才能走这么多地方,记录下这么多人和事。”阮卫萍说,她渴望看到黎锦技艺传承下去,她希望黎族文化得到更多的保护,希望让更多人知道并了解黎族的民族文化。

番道村是此行的终点,也是史图博当年所走的最后一个村庄。番道一别,又更像是一个启动,开启更多人去探索、去了解黎族的文化,用这样穿越85年的对话,启迪更多人来了了解属于自己的文化。☞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方香村委会什空苗村,苗族妇女在刺绣苗绣头巾。



黎族人最常见的劳动工具——砍柴刀和装着砍柴刀或者镰刀等工具用的竹篓,竹篓一般都是系在腰间。



白沙海旺村,黎族人最常见的独木器——舂米臼。黎族历史上无碾米工具,脱稻谷皮采用木杵在木臼里舂捣。

尘封的文物和找回的记忆

文海南日报记者 刘笑非

踩着史图博走过的脚印,几多收获、几多感慨。事实上,自1932年史图博从海南返回上海之后,他所搜集的300多件海南黎族的民族文物,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虽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却也随着历史一起沉寂。

而那本数十万字的《海南岛民族志》发表后,曾被日本学者关注并译作日文出版,直到上世纪60年代,广东省民族研究院才将此书由日文译作中文,并作为内部资料保存。

“史图博的故事和著作在我读大学时就拜读过,但那300多件珍贵的民族文物究竟去了哪儿,作为一个海南人,这个问题在我心里一直挥之不去。”海南省博物馆馆长陈江坦言,若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批失落的文物恐怕仍旧隐藏在历史的尘埃里。

1998年,南京博物院迎来建院65周年,彼时在南博工作的陈江,随院领导一起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借一件文物回南京展览。陈江回忆道,就在进入故宫博物院库房后,工作人员顺道展示的其他一些文物,却把他的注意力一下吸引了。

“那是一些精美的黎族黎锦服饰,保存得非常完好,但故宫怎么会有黎族的民族文物呢?”带着疑惑回到南京,陈江在南京博物院浩如烟海的图书馆藏中,又发现了一线线索。“南京博物院有关于黎族的照片,我细纳了,距离海南都十万八千里,怎么会同时存有海南岛黎族的文物?直到史图博的名字浮现在脑海里。”

经过简单的查询,陈江的猜测没错,无论是南京博物院的照片、还是故宫博物院的黎锦,均是来自于史图博的收藏。

原来,在局势愈发动荡的上世纪30年代,南京博物院前身的国立中央博物院一期工程动工没多久便因战火搁置,直到1947年才重新动工。10余年间,中央博物院的员工一边积极收集、购买、发掘文物,一边还要为躲避日寇的战火而四处转移文物,这其中,就有从史图博手上购得的325件文物。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筹建民族文化宫,这批珍贵的民族文物随即被调拨进京,在民族文化宫建成前暂时存放于故宫博物院,在故宫博物院留下黎锦藏品等数十件文物后,其余全部交予民族文化宫收藏。

“对于这批文物,南京博物院尚未进行系统地梳理,但这是属于海南的文物,是海南的历史见证,也是海南民族文化的宝藏,我们应该重视起来。”自从寻得史图博文物的下落,陈江便一直致力于相关工作和研究。在回到海南省博物馆工作后,陈江还组织了省内的民族学专家,编制了一本《海南黎锦》。

“当时有意识地把想故宫以及民族文化宫、南博的黎族文物收录进去,却一直未能成行。”带着遗憾,陈江一直等到2017年。

今年,恰逢中德两国建交45周年,作为两国文化交流先驱的史图博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组织此次重走活动,既是把史图博和南京博物院民族学调查的传统延续下来,同时组织故宫博物院、民族文化宫、南京博物院等博物馆以及海南省博物馆的专家,用史图博田野调查的方式,进行一次跨越85年的对话,去发现史图博,更是发现海南岛自己的文化。”陈江透露,今年年底,四家博物馆还将举行一次三地展览,并正式出版德文原版翻译的《海南岛民族志》一书,用一次重走、一本书、一次展览,完整展现海南独有的黎族文化。

跨越85年重走史图博之路,我们找回了尘封文物,也找回了属于海南岛的独家记忆。踩着史图博的脚印,我们能看到民族融合的痕迹,能看到历史发展的变迁,能看到文化交流的魅力,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在历史与今天的对话里,发现我们自己。☞